

小型戏曲

三岔路口

薛传文 著





群众演唱小丛书

统一书号 T10077·977

定价(大)0.08元

三岔路口

薛传文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

1964年9月第1版

196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开本850×1156毫米1/64

印张3/4

字数17,000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型戏曲。它歌颂了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忠心维护集体利益的女民兵，教育了因思想模糊而走岔道的老农民，狠狠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复辟活动。

黎明，女民兵梁爱萍在生产队玉米丰产田附近巡逻。这时老农赵兴忠起早去拾粪，看到丰产田玉米长得好，就起了私心，去攀玉米给自留地做种；与此同时，一个不甘心死亡而妄想复辟的地主傅老财在地边偷埋地界桩。赵兴忠和傅老财两人的行动，被梁爱萍发现，将他們抓住，进行盘问。结果是赵兴忠因自己犯了错误，说话吞吞吐吐，几乎不自觉地做了敌人的“挡箭牌”；而傅老财却是诡计多端，利用赵兴忠给自己掩护。可是梁爱萍没有被敌人的狡猾手段所蒙蔽，她具有高度警惕性，善于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最后终于揭露了敌人的复辟阴谋。

剧本后面另附有奔流、雪雯两同志写的排演提示。

时 間 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一个黎明。

地 点 三岔路口，某生产队的一块玉米丰产田里。

人 物 梁爱萍 女，二十岁，貧农，民兵。

赵兴忠 男，五十余岁，社員，土改后
上升的新中农。

傅老財 男，六十岁，地主。

布 景 台中有一土坡，坡上立着电綫杆，杆上悬着一只广播喇叭。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玉米已經成熟了。

〔幕启：黎明之前，夜色正浓，万籁俱寂，唯聞秋风颯颯。〕

〔幕后合唱：

月落西山夜深沉，
浮云漫天星不明，
伸手不见指和掌，
举足不知路浅深；
社員們梦中飽享丰收乐，
梁爱萍，黑夜巡查走出村。

〔合唱声中，梁爱萍持枪上。

梁爱萍（唱）鳥爱晴空魚爱水，
我爱公社大家庭；
为保庄稼不受損失，
夜夜巡守到五更。

〔幕后合唱：

鸡叫三遍天未明，
赵兴忠起早拾粪离家門。

〔合唱声中赵兴忠身背粪箕手拿粪勺
上。

赵兴忠（唱）常言道，馬吃夜草更肥壯，
我要在自留地上多下工；

庄稼靠肥人靠勤，
我天天拾粪起五更。

〔幕后合唱：

夜漫漫，雾蒙蒙，
傅老财鬼鬼祟祟去田中。

〔合唱声中傅老财手拿木桩上。

傅老财 (唱)共产党他是穷人大救星，
老蒋他是我心中一盏灯；
巴望灯花早结彩，
日落盼到天五更。

梁爱萍
赵兴忠
傅老财

快
(唱)放稳脚步往前走……(圆场)
轻
三岔路口忙站定。
耳听四下无声响，
再到田里看动静。

〔三人同时走到玉米地边，抓起一把泥土，各怀心事地。

梁爱萍 地呀！
赵兴忠 地呀！

傅老財 地呀！

梁愛萍 多麼好的一塊地呀！

趙興忠 多麼好的一塊地呀！

傅老財 多麼好的一塊地呀！

(唱)這塊地本是我祖業田。

趙興忠 (唱)這塊地土改分給我趙興忠。

梁愛萍 (唱)這塊地入社之後歸集體，

合力經營土變金。

想過去祖輩都種傅家地，

財主笑，窮人哭，歷盡艱辛；

我的父無錢交租懸梁死，

無地葬，黃土一丘埋亂塋。

趙興忠 (唱)想過去為人種田流血汗，

富人發財我受窮。

傅老財 (唱)想過去窮人爲我做牛馬，

租糧滿倉我勝財神。

梁愛萍
趙興忠 (唱)春雷一响天下動，

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

斗倒地主傅老財，

穷人翻身作主人。

赵兴忠 (唱)土改时我分了地，
我的小日月真好比——
糟面馒头扑噜扑噜往上升。

傅老财 (唱)我万贯家财被分干净，
刻骨仇恨比海深！

梁爱萍 (唱)合作化，公社化，
党的指示象明灯，
集体富裕万家好。

赵兴忠 (唱)可惜我船刚扯篷又转风，
分来土地又改墒，
赵兴忠想飞无翅难腾空。
这块地干涉无忧土质好——

傅老财 (唱)这块地有我傅家祖坟塋。

梁爱萍 (唱)这块地是咱队里丰产田，
真算是眉毛尖子聚宝盆。
春播种，夏锄耘，
汗水滋润禾苗根；
勤施肥，灭害虫，

勤劳换来好收成。

赵兴忠 (唱) 玉米长的象牛角，
秫秸高高象树林，
颗粒都有樱桃大，

梁爱萍 喜
赵兴忠 (唱) 看在眼里痒在心。
傅老财 恨

梁爱萍 (唱) 大河水满小河涨，
国家、集体、个人都有份；
集体利益要保护，
不能损失半毫分。

赵兴忠 (唱) 这块玉米品种好，
比我自留地还强几分，
好种才能出好苗……

哎！

我不如选点良种带回門。

傅老财 哼！

(唱) 你们是猫銜尿泡假欢喜，
管叫你竹篮打水落场空。
单等东南乌云起，

我青草蛇得雨要成龙！

唉！

老蔣他光打雷来不下雨，
只怕我久困沙滩命难存，

嘿！

我纵是秋后枯草难逢春，
我也要撒下种子留下根；
今日我地边埋下石灰桩，

子孙后代、千年万载也要报仇恨！

赵兴忠 （欲攀玉米又停）不对呀，这样做不是
要說我損公利己嗎？（窺視四周）反正
天黑无人，就这一回，随它去！

傅老財 （諦听，窺視）唔，四下无人，我就此动
手！

〔梁爱萍登上土坡，向四下巡視。赵兴
忠、傅老財从两面摸进玉米田里；赵兴
忠放下粪箕粪勺，傅老財掏出怀中的
石灰袋子；赵兴忠攀玉米，傅老財砸界
桩，同时发出响声，三人皆吃一惊。片

刻，见无动静，赵兴忠、傅老财重又开始动作，三人再次听到响声，更为惊异。

梁爱萍 誰？

〔赵兴忠、傅老财闻声，慌忙蹲下身子。

梁爱萍
赵兴忠
傅老财

（唱）夜闌更深人寂靜，

田里哪来人响声？（側耳細听，一
陣风过）

噢——

原来是风吹秫叶沙沙响，

許是我神經過敏听錯声。

赵兴忠 赵兴忠啊赵兴忠，你心有点太虛了！

傅老财 傅老财啊傅老财，你胆子有点太小了！

梁爱萍 梁爱萍啊梁爱萍，你有点太不沉着了！

〔赵兴忠拍拍胸，傅老财抹把汗，梁爱萍擦擦眼睛。赵兴忠、傅老财重又开始动作，三次传出响声。

梁爱萍 什么人？

〔赵兴忠、傅老财更惊，连忙躲在一边。

赵兴忠
傅老财

(唱)这一回，听的真，

分明是人的脚步声。
喝問

赵兴忠
傅老财

(唱)是非之地难久留，

赶快逃走莫再楞。(急跑)

哎呀！

粪箕
木桩还丢在玉米地，

被人看见了不成。

赵兴忠
傅老财

(唱)那岂不偷鸡不着蚀把米？

(唱)那岂不木匠凿枷把自坑？

〔赵兴忠、傅老财急忙回头，向田里摸来。梁爱萍发现有两个人影，暂未惊动，欲抓住，也向前摸来。三人同在玉米田里作摸索身段：擦背而过，擦面而过；傅老财被粪箕絆了一跤，赵兴忠又被傅老财絆了一跤，二人同在地下摸索，赵兴忠摸到了傅老财的木桩，傅

老財摸到了赵兴忠的粪勺，梁爱萍双手同时抓住了两物的另一端，三人互相挣扎，赵兴忠、傅老財掙脫，逃跑，梁爱萍追，最后二人同时被梁爱萍抓住。

〔天色漸明。

梁爱萍
傅老財

(互看)是你!

梁爱萍
赵兴忠

(互看)大叔!
爱萍!

〔梁爱萍气愤地推开二人，傅老財跌了一个筋斗，赵兴忠一踉跄，梁爱萍即上前扶住。傅老財趁机欲逃。被梁爱萍喝住。

梁爱萍

回来!老鼠不在窟里蹲，你半夜三更出来游蕩什么?

傅老財

我……我是来看看有没有牲口糟蹋队里庄稼的。

梁爱萍

(冷諷地)謝謝你的好心!

傅老財

(解嘲地)我,我也没有什么歹意呀!

梁爱萍 (关心地)赵大叔,大清早露水啦啦的,你怎么也出来啦?

赵兴忠 (诚实地)老脾气,起早拾粪哪。

梁爱萍 (警觉地)噢,你们手拿什么?

赵兴忠
傅老财 (这时才发现在慌乱中摸错了东西)啊?

赵兴忠 粪勺头呢?

傅老财 怎么多了个头呢?

赵兴忠
傅老财 (旁白)哎呀!糟了,错了!(回头寻找,傅老财正好碰着粪箕,顺手牵羊,背起欲走)

梁爱萍 回来!你拿什么?

[傅老财转身现出粪箕。

梁爱萍 玉米!

赵兴忠 粪箕!

梁爱萍 大叔,你手拿什么?

[赵兴忠举起木桩。

梁爱萍
傅老财 木桩!

赵兴忠
傅老财

(旁白)原来是被他拿去了! 这……

梁爱萍

这东西都是你们的?

赵兴忠
傅老财

是的。

梁爱萍

(向傅老财)这粪箕是你的?

赵兴忠
傅老财

是我的,是我的!……

梁爱萍

啊!

(旁唱)今天事儿真稀奇,

他们俩为何深夜来到此?

(指傅老财)他与咱是针锋相对两路人,

(指赵兴忠)他与咱是一条根上两根枝;

一拿粪箕一拿桩,

一个东来一个西;

大叔他手拿木柄来拾粪,

提刀绣花能把人笑死。

老财他关心集体看庄稼,

难道說狗会变性不吃屎？
我一句問話剛出口，
他二人為何爭认一糞箕？
內中必定有名堂，
刨树还須追根底。

这糞箕到底是哪一個的？

赵兴忠
傅老財

（旁唱）那一旁爱萍追問逼得紧，
叫我有口难应声。

赵兴忠

（旁唱）糞箕本是我家的，
理該上前去相认。（欲认又停）
不能！

爱萍爱社如爱命，
大公无私不徇情，
糞箕里有玉米我若去认，
那岂不头插草标卖自身！
我要不把它来认，
眼看丢掉心里疼。

傅老財

（旁唱）糞箕本是赵兴忠，
我认糞箕他怎肯？

梁爱萍好似高空一只鹰，
眼明嘴尖爪子狠，
我若不把这粪箕认，
若被她查出真情了不成！

梁爱萍 (旁唱)他们俩为何长嘴不說話，
站一旁神色惶惑不吱声？

赵兴忠 (旁白)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傅老财

梁爱萍 (旁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傅老财 (旁白)有了！

(唱)打人必须先下手，
杀人更要心肠狠；
粪箕在手是凭証，
辯理首先占上风，
就拿它来作我的护身符，
界桩事一口咬定赵兴忠！

爱萍姑娘，这粪箕是我的。

赵兴忠 (旁白)怎么是他的？我还是认还是不认？